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3012

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路径研究

陈卫华, 梁子怡

(湖南工业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炎帝文化作为湖南非遗文化的典型代表, 具有独特的地缘标识意义, 但其传承面临代际断层、文化记忆淡化等诸多挑战, 相关方可通过构建“文化解码-机制创新-技术赋能”三位一体框架, 建立“传说-文物-技艺-民俗”知识链等措施, 实现非遗从符号展示到精神内核的深度转化与活化, 创新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路径, 提升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的水平和层次。

关键词: 炎帝文化; 非遗传承; 研学路径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3-0098-08

Research on the Study Path of Hunan's "Yandi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EN Weihua, LIANG Ziyi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Hu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di culture has a unique geographical identity. Still, its inheritance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inter-generational faults and weakening cultural memory. Relevant parties can build a trinity framework of "cultural decoding-mechanism innovation-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establish a knowledge chain of "legend-cultural relics-skills-folk custom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symbolic display to spiritual essence, thereby innovating the study path for Hun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Yandi Culture" and enhancing its level and depth.

Keywords: Yandi cultur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y path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省作为“非遗大省”, 拥有“炎帝陵祭典”等国家级非遗项目137项, 其门类丰富、资源优越, 承载着“讲好中华文明起源故事”的使命。

然而, 当前湖南省的非遗传承面临代际断层、文化记忆淡化等挑战。据《湖南传统工艺振兴发展报告(2020)》数据, 目前湘绣产业从业人员近2万人, 但80%的人年龄在30至50岁, 90%的人学历在初中及以下。湘绣行业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不足30人, 年龄都在50岁以上^[1]。其技

收稿日期: 2026-01-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炎帝文化对湖湘文化形成的重大影响及对中华文明构建的作用研究”(25ZDA07); 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项目“AIGC赋能湖南炎帝文化社科普及及品牌创新路径研究”(XSKPJ26YBPO531);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焦虑: 现状、机理与对策”(24A0420)

作者简介: 陈卫华, 女,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和非遗文化。

师资队伍严重老化, 后继乏人。湖南非遗何去何从, 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非遗研学或可成为激活非遗文化基因的创新模式, 助力破解乡村振兴中“文化失根”与“经济滞后”的双重困境。

所谓非遗研学, 主要指以青少年学生为主要受众, 以群体形式参与, 以实践育人为目的, 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的校外旅游实践活动。“游”与“学”兼得的教育形式是研学旅行与传统课堂教育的本质区别。有学者认为, 春秋时期, 孔子带弟子游学四方就很好地体现了“寓教于乐”的思想, 其可视为我国研学旅行的萌芽^[2]。国外研学旅游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 典型模式来自美国David Sobel提出的“在地教育”。他强调以“本土文化生态”为课堂, 通过“社区参与+环境感知”实现知识建构, 将历史遗产、生态景观转化为学习资源, 进行文化情境演示, 从而极大地增强参与者的文化认同感^[3]。不管东西方学者如何界定, 不难看到, “非遗研学不仅能起到培养青少年审美意识, 唤起文化自觉的重要作用, 也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形式”^[4]。湖南非遗资源与炎帝文化的深度关联, 为构建特色研学体系提供了天然优势。基于此, 将教育与非遗相结合, 深入探究湖湘炎帝文化非遗的传承路径, 成为湖南研学的重要课题。

一、湖南炎帝文化非遗资源梳理

炎帝陵, 陵寝坐落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 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曰: “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 葬长沙。”宋代罗泌《路史》记载, 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 是曰茶陵, 所谓天子墓者”^[5]。据载, 宋乾德五年(967)正式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炎帝陵前立庙祭祀, 并规定“三岁一举”的官方祭祀制度, 形成定制。陵庙历经宋、明、清多次毁、建。1954年因火灾损毁部分建筑, 20世纪80年代重建。1986年启动大规模修复, 1988年完成, 形成现有格局。现为全球华人祭祖圣地, 有“神州第一陵”之誉, 也是湖南炎帝文化非遗资源的核心资源地。

作为炎帝文化的核心资源地, 炎帝陵具有独特的地缘标识意义, 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 与陕西黄帝陵共同构成“北黄南炎”的文化地理格局。它与世界最早水稻田遗址澧县彭头山与

八十垱遗址, 耒阳市耒耜、紫鹊界梯田等形成从考古遗存、农耕技术到生态景观的完整证据链, 覆盖湘北至湘南的广阔区域。湖南炎帝文化资源的基本梳理可见表1。

从表1中可见, 湖南炎帝文化的遗址体系以农耕起源(彭头山、玉蟾岩、城头山)、传说印证(安仁、会同、资兴)、祭祀传承(炎帝陵)为三大核心, 覆盖湘北至湘南的广阔区域。

其中最重要的历史遗址——炎帝陵, 既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物质见证, 也是文化认同构建的核心载体。它的核心建筑为陵殿(午门、行礼亭、主殿、墓碑亭、墓冢等五进格局, 清式皇家风格, 主殿供奉炎帝金身)、神农大殿, 以及御碑园、圣火台、神农园、九鼎台等附属景点。炎帝陵周边出土的商周青铜农具, 如青铜耒、汉代陶制五谷罐等, 与《史记·补三皇本纪》中“炎帝教民耕而陶”的记载形成互证, 确立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华农耕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其独特的建筑特色是古建筑技艺的集成呈现。作为明清官式建筑典范, 神农大殿的重檐歇山顶与和玺彩画, 体现皇家祭祀建筑的等级规制。梯田环绕的山水祭祀空间, 体现在陵区鹿原陂背靠云秋山、前临沘水的“枕山面水”格局中, 其彰显了炎帝文化中“天人合一”风水理念^[6]。无论是从历史纵深、空间维度, 还是从当代功能角度看, 炎帝陵都具有文化超链接节点的多维价值, 能为后续研学路径设计提供理论支点。

围绕炎帝陵庙举办的“炎帝陵祭典”, 已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始于宋代官方祭祀, 乾德五年(967)确立了“三岁一举”的官方祭祀制度, 形成定制。宋代确立的祭祀制度被元、明、清三朝延续, 在明清时期还进一步扩大了祭祀规模。尽管后世陕西宝鸡、山西高平等地也出现了炎帝陵, 但宋代官方文献仅认可湖南酃县(炎陵县)为唯一正统炎帝陵寝。炎帝陵祭典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固定流程, 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11年被评为“湖南十大最具魅力非遗项目”, 入选全球十大根亲文化盛事。祭祀分为官祭和民祭。前者于清明、重阳举行, 后者于每月初一、十五举行。以二者为核心, 融合文祭、物祭、火祭、龙祭等仪式, 还有“八佾舞”等祭祀乐舞, 形成涵盖音乐、舞蹈、文学的综合性文

表1 湖南炎帝文化资源梳理

类别	子类	代表项目	考古分布区域	文化符号提取	
物质 载体类	历史遗址	炎陵县鹿原陂遗址群	炎陵县	炎帝陵包括神农大殿、御碑园、圣火台、午门等	
		茶陵独岭坳文化遗址	茶陵县	人工栽培水稻, 稻粒, 石器	
		茶陵潞水窑北遗址	茶陵县	碳化稻粒, 石斧, 陶器	
		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	澧县城头山	城头山原始遗址	
		澧县彭头山与八十垵遗址	澧县彭头山	稻作农业遗址, 出土大量人工栽培稻谷, 三丘古稻田	
		道县玉蟾岩遗址	道县	玉蟾岩遗址, 野生稻粒	
		会同县高庙遗址与连山坛子墙遗址	会同县	白陶礼器, “崇火拜日”图腾礼器	
			长沙南托大塘遗址	长沙市天心区	太阳、鸟衔禾苗等符号
	农耕遗存		湖里野生稻湿地	茶陵县尧水乡爱里村	野生稻, 耒耜
			澧县稻作	澧县彭头山	炭化稻粒
		紫鹊界梯田	新化县	古法插秧、除草等, 自流灌溉系统, 鸭稻共生模式	
活态 传承类	祭祀节庆	炎帝陵祭典(国家级非遗)	炎陵县	告祭乐舞, 三献礼	
		炎帝生辰祭(民间信俗)	全省	五谷献祭, 百草灯会	
		云阳山采茶	茶陵县	茶祖, 古茶树采茶歌, 八宝茶, 茶艺表演等习俗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	长沙望城区	釉下彩绘五谷纹, 耒耜等造型陶器
			炎陵三人龙	炎陵县	三人龙
			湘绣(国家级非遗)	长沙市	炎帝尝百草主题双面绣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省级非遗)	湘西州	牛角图腾, 稻穗纹样
	民俗节庆		梅山民俗	新化县	傩戏、山歌等民俗活动
			“尝新节”习俗	炎陵县	“头碗饭敬神农”习俗
			采药习俗	炎陵县	三月三采药, 十碗荤宴席
		赶分社节	安仁县	“赶分社”节, 中药材与农具集散地	
		安仁赶分社(国家级非遗)	安仁县	草药集市, 神农祈雨仪式	
口传 知识类	民间文学	《神农传说》口头传统	炎陵县、安仁县、资兴市	炎帝制耒、尝草中毒等故事母题	
		神农尝百草等民间故事	炎陵县	“山鹰遮荫鹿喂奶”“神农采药”“白鹿护陵”故事	
	地名传说	连山	会同县	《连山易》八卦庙, 常羊山	
		嘉禾	嘉禾县	“天降嘉谷”传说	
		耒阳	耒阳市	耒耜传说	

化载体。

炎帝文化承担着族群认同与精神信仰功能(如祭祀、族群认同等), 具有根亲文化属性。它以神农氏传说为核心, 聚焦农耕文明起源(如尝百草、制耒耜)、祭祀传统(如炎帝陵祭典)及衍生民俗(如尝新节、草药习俗)。其文化载体多为遗址、传说、节庆等。像湘东湘南等地, 以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制耒耜、创农耕、兴医药等功绩为核心的口头文学, 包括《山鹰遮荫鹿喂奶》《神农采药》等故事广为流传, 其中资兴市“炎帝传说”, 2018年列入湖南省非遗保护名录。

湖南炎帝文化在民间技艺、民俗风情等活态传承方面表现丰富,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体系。每年春耕前举行的“开秧门”仪式, 延续了炎帝“始教耕”的农耕时序观; 安仁县国家级非遗的“赶

分社”节以炎帝诞辰为节点, 形成了中药材与农具交易集散地。除此以外, 炎帝精神还渗入湖湘人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如湘绣中的炎帝尝百草主题双面绣、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中的神农尝百草瓷板画、湘西苗族《古老歌》中的炎帝赐谷种传说等等, 就是其中的典型。炎帝文化的活态传承本质上是一场“古老智慧的现代启蒙运动”, 其价值内涵在当代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情感联结纽带的跃升。

概言之, 湖南炎帝文化的遗址体系以农耕起源、传说印证、祭祀传承为三大核心, 覆盖湘北至湘南的广阔区域。这些遗址不仅证实了湖南在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地位, 也为炎帝文化的多元性与延续性提供了实物支撑, 其理所当然成为湖南非遗研学的重要选题及素材。

二、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现状

依托于丰富的湖南炎帝文化资源, 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近年来在国家政策驱动下快速发展, 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和较好的市场效应, 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的研学旅游产品, 市场需求更是旺盛。但同时, 由于非遗研学发展时间短, 受资源整合度、教育转化能力和技术应用水平制约, 其尚未形成行业集聚规模和完整的产业链, 发展仍处于“量增质弱”的转型期, 面临文化表层化、资源碎片化、参与被动化、数字化滞后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一) 文化表层化

所谓文化表层化, 是指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仅停留于符号化、形式化的浅层展示, 而忽视了精神内核与历史语境的深度关联。这在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中有具体的表现。其一是形式化流程多、沉浸式体验少。以古驿二中为例, 其研学活动安排为: “9: 55 到达目的地, 随后在炎帝神像前进行集体宣誓, 并了解炎帝生平事迹。最后进行祭祖, 献花篮、读颂文。”^[7]看得出来, 其研学活动只有集体宣誓、敬献花篮等简单、易操作的环节, 而详细的祭祀礼仪及乐舞学习却没有触及。相比前者, 后者虽然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和力气去践行, 但能够带来更多的沉浸式体验。孔子也早就强调过, 唯有内心的虔诚, 才能真正践行“礼”的要义, 传承“敬天法祖、勤勉躬耕”的伦理精神。当下, 大多数研学团队的研学活动流程被压缩为表演性的形式化流程, 学生并未真正理解“献帛、献爵、献祝文”的文化内涵, 这导致炎帝陵祭祀礼仪“拍照打卡化”, 大大扁平化了炎帝祭祀礼仪的意义。其二是快餐化解读多、深度消化型少。比如在实际体验过程中, 湘绣研学基地的教学导师仅告知学生“牛首人身纹代表炎帝”, 却并不解析其与湖湘农耕文明“牛耕文化”的内在关联, 也未对比其与苗族银饰中的“神牛护谷”图腾的差异。对比曲阜孔庙祭孔研学, 在研学开始前, 学生需提前学习《礼记·祭义》, 并在仪式后撰写“礼乐文明与当代价值观”反思报告。在研学开始前加入预习与反思环节, 无疑能大大提升学生研学之旅的实际效果。

文化表层化的背后,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

一是功利主义的驱动。部分研学机构为缩短课时, 将文化体验环节简化; 为了节约成本, 忽略学生的认知建构过程, 将体验具有深刻底蕴的文化内容的过程简化为走马观花的体验过程。其二是人才资源不足。常德市教育局的报告显示: “目前各基地的研学导师从导游转岗的人员居多, 在组织研学课程时往往能力不足。”^[8]因此, 必须加强非遗研学师资建设, “要求具备基本的课程开发能力、授课能力, 需要定期开展研学培训或行业研讨会, 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多去其他基地进行参观考察, 以维持师资队伍良好的竞争优势”^[9]。在炎帝文化非遗研学的路径探索中, 需努力改善“文化贫血”症状, 这样才能真正完成“以文化人”的教育使命。

(二) 资源碎片化

湖南炎帝文化资源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地域特色, 但在当代传承与利用中仍面临资源碎片化的问题。资源碎片化, 是指文化资源因地域分布分散、主题关联断裂、管理主体分割等原因, 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导致研学体验割裂、文化逻辑模糊的状况。其突出表现为: 其一, 对研学路线进行机械拼接。如株洲炎陵县的炎帝陵作为炎帝文化核心载体, 与周边关键资源地直线距离过远, 在线路设计上, 本应该形成“炎帝陵(祭祀文化)→紫鹊界梯田(生态智慧)→安仁赶分社(医药民俗)”的线路, 构成“精神信仰→技术实践→生活应用”的完整逻辑链条, 但在实际的研学活动中, 其线路设计却并非如此, 导致学生认知碎片化。其二, 资源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株洲的炎帝陵与娄底的紫鹊界梯田资源地处于不同的行政区, 如果要同时在两地研学, 研学就被迫成为“点状打卡”式研学, 研学团队 80% 的时间耗费在交通上而非文化体验上。除此以外, 省际联动也较为不足。比如湖南炎帝陵尚未与湖北随州的神农故里、陕西宝鸡的炎帝祠建立联动机制, 而陕西黄帝陵已联合河南、浙江等 6 省的有关资源地, 形成了文化矩阵。百度指数显示, 湖南炎帝研学网络声量仅为陕西黄帝研学网络声量的 28%, 未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

资源碎片化的背后是系统性思维的缺失。“人文始祖·非遗寻根之旅”是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十条非遗主题研学路线之一, 我们唯有通

过机制创新,将分散的炎帝文化资源转化为有机协同的文化拼图,方能释放其教育价值与产业势能,助力湖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学品牌。

(三) 参与被动化

参与被动化是指学生在研学活动中处于单向接受状态,缺乏主动探索、批判思考和创造性表达的机会,导致其文化认知停留于表层,情感认同难以内化。其具体表现为:其一,被动化接受。当下,在炎帝陵祭祀礼仪的“表演观摩式学习”中,研学团队的学习模式基本以单向输入为主。其在炎帝陵的典型流程为:30分钟导游讲解,20分钟观看祭典表演,10分钟集体合影。整体流程上无互动环节,仅2%的课程时间用于提问或反思。对比曲阜孔庙祭孔研学,学生不仅需提前研读祭文,在仪式活动过程中还需参与角色分配,如执礼生、乐舞生,并在仪式后撰写“礼乐精神与现代社会”等报告。其主动参与度明显高于湖南模式。此外,非遗课程的设置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这也是导致其参与被动化的原因所在。其二,非遗课程设计同质化。小学至高中学生共用同一套炎帝文化课程包,内容深度无差异。例如,8岁与16岁学生均被要求背诵生僻字含量较高的《炎帝颂》全文。如此要求,显然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学生主体理解能力的差异,导致低龄学生参与度较低。另外,研学成果的验收停留于表面的“打卡”式验收,导致大多数学生为了完成任务而快速摆拍,没有深入文化体验过程中。后续的调查反馈也是单向评价,仅由机构向学生发放满意度问卷(内容多为“餐饮是否满意”“导师态度评分”等),而缺少课程建议征集机制,文化认知提升条目缺失。

被动参与导致炎帝文化被简化为“拍照背景板”,学生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被虚化;标准化流程压制个性化表达,使得整个研学文化体验成为“流水线式”打卡参与,致使教育目标偏离,研学沦为“旅游变体”,背离“实践育人”政策的初衷。参与被动化本质为教育惰性的外显,唯有重塑学生主体地位,构建双向互动机制,不断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方能使炎帝文化研学从“被动灌输”走向“主动生长”,真正实现“以旅育人”的核心价值。

(四) 数字化滞后

数字时代,数字化对于非遗研学有着极大的促

进作用,但其在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实践中未充分发挥作用。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数字化滞后表现为技术应用浅表化、交互体验单一,导致文化传播效能受限、教育资源开发不足。其一,重形式、轻内容,导致整场浏览都像一场特效狂欢。如炎帝陵AR导览以酷炫特效为主,表现为闪电特效渲染,但其对核心文化符号,如祭祀礼器纹样、碑文内容的解读占交互内容的比重较少,因此导致多数学生认为其像在玩特效游戏,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复述碑刻的历史信息。其二,炫技式的数字技术运用开发程度不充足。湖南非遗虚拟博物馆中,炎帝文化展区仅为360°全景图片,未设置文物3D拆解、纹样动态演变等交互功能。对比敦煌莫高窟AR导览,其通过扫描壁画触发“颜料成分分析”以及“佛教故事动画”等。如此AR导览,不止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深入文化内核,引导参与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此外,线上小程序平台开发程度不足。大多数湖南非遗研学小程序,核心功能基本为基地预约、缴费打卡;文化知识库仅以图文列表呈现,无互动学习模块。如此,小程序平台沦为“电子门票”。

数字化滞后、技术应用的缺陷,导致学生在研学过程中文化认知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学教育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资金投入不足、技术运用策略不当,这需要后续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与线上平台建设。

三、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路径创新

“非遗可以丰富研学旅行的内容层次,开拓新的活动形式,而研学旅行也可以帮助非遗开拓其传习者的群体,向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其文化内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培育出非遗潜在的广阔消费市场。”^[10]湖南炎帝文化既具历史深度,又有时代活力,通过非遗技艺、节庆实践形成的立体网络,为学子们的非遗研学旅游提供了差异化发展路径。我们需积极构建从“神圣空间”到“日常生活”的互动机制,使研学成为炎帝文化从历史记忆向当代价值转化的关键媒介,而创新机制、课程开发以及数字转型,正是可重点考量的文化传承新模式。

(一) “传说-文物-技艺-民俗”知识链的创新构建

在研学路径设置中,需要深挖炎帝文化,建立

以“传说-文物-技艺-民俗”知识链为主线的创新体系,将碎片化的文化元素转化为连贯的认知体系,使研学过程形成完整学习闭环。

首先以传说为逻辑起点,激发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探索动机。在研学起始阶段,引入具有地方文化权威性的民间叙事主体,如深谙炎帝传说体系的民间艺人或文化学者,通过生动的口头讲述、可视化的图文展示以及情境化的表演等,对炎帝传说进行深度阐释。例如,整合《山海经》《帝王世纪》等古籍中的炎帝传说,提炼“制耒耜”“尝百草”“立市廛”等核心母题,凸显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开创农耕文明等经典传说,营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情境,激活学生对远古文化的感性认知,激发其对炎帝文化知识的探索兴趣。

其次,以文物为载体,深化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认知。通过神话故事的引入,再到历史文物的研究,完美实现从神话到物质证据的转化过程。在具体研学活动中,如安排学生前往炎帝陵或相关主题博物馆等文化场所进行实地考察,联动专业文物讲解员进行文化解读,带领学生对与炎帝文化相关的文物进行系统学习。通过对祭祀礼器、陶器、石刻等文物的形制、工艺及文化符号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把握炎帝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历史内容,进而深入理解炎帝文明时期的社会生活,实现对炎帝文化的认知深化。

再次,以技艺为核心,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邀请具有非遗传承资质的技艺传承人,为学生提供炎帝文化相关传统技艺的深度教学。如在农耕技艺、手工编织技艺、草药炮制技艺等实践教学过程中,要求传承人不仅要传授技艺操作要领,更要注重对技艺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及传承脉络的阐释。例如结合湘绣文化,解读绣品中“炎帝尝百草”纹样的药用植物象征意义;或进行民俗衔接,制作端午草药香囊刺绣,连接从炎帝医药到端午辟邪文化的脉络,实现传统智慧的当代转译。学生通过亲身体验传统技艺的操作过程,能够深入理解传统技艺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实现对炎帝文化实践维度的深度认知。

最后,以民俗为延伸,丰富学生文化参与体验。民俗作为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通过研学体验,能实现从文化感知到价值内化的深度转化。在研学过程中,要对炎帝陵祭典、岁时节庆下以炎帝

诞辰为节点的赶分社等代表民族情感认同的文化符号进行重点解读。通过主题线路的设计,带领学生了解非遗民俗文化,组织学生参加相关非遗民俗活动。在参与过程中,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现场讲解与互动,带领学生更加深入了解炎帝文化中民俗活动的仪式内容,以及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如在参加炎帝陵祭典中,通过对祭品种类的讲解、仪式环节的演绎与乐舞的沉浸式体验,体会炎帝被当作农业之神背后人们对农业文明的尊崇情感。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炎帝文化,让文化内涵从传统神话中“走出来”,也让传统神话“活起来”,以此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拓展学生对炎帝文化的认知视野。

“传说-文物-技艺-民俗”知识链的本质是文化基因脉络的梳理。通过系统性设计,炎帝文化非遗创新可突破“就物论物”的局限,让青少年在神话想象与实证探究的交织中,完成从文化认知到价值认同的升华。

(二)多层次、多样态非遗课程的保障与开发

前文探讨过炎帝文化非遗研学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如由于忽略学生主体地位,各年龄段学生课程设置同质化,导致部分年龄段学生参与度过低。此外,人才的缺乏,使得文化解码这一环节不够深入。因此,在课程开发设置上,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采取不同的研学课程设置;引入“双师制”教学,通过非遗传承人与专业导师协同授课,增加专业度,完善教育机制。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在小学阶段,要明确这一阶段课程的目的,旨在激发学生对炎帝文化的初始兴趣,培育其初步的观察感知与认知能力。课程要通过生动形象、富有童趣的活动,引导学生初步接触炎帝文化,为后续学习奠定情感与认知基础。如通过非遗故事绘本、趣味手作、动画演示、角色扮演等形式,将炎帝的主要事迹,如“炎帝种五谷”“尝百草”等,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以激发兴趣,建立基础文化符号认知。在中学阶段,要根据青少年认知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批判性思维开始萌芽的特点,确定此阶段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学习炎帝文化非遗知识。因此,在学习课程设置上,可注重对炎帝文化溯源的研究,并在学习方式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入探析炎帝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在理

论课程上,可增设“炎帝文化与社会发展”课程,讲述有关炎帝文化历史演变、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内容,深入剖析炎帝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实践课程上,则可开展“炎帝文化田野调查”活动,带领学生对与炎帝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进行实地调研,以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加深学生对炎帝文化的了解。在高等教育阶段,炎帝非遗文化研学课程则可以上升为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创新实践能力的人才的课程。在课程学习上,融入课题研究与产业实践分析,增设相应的“IP实验室”,组建3D建模的数字组、研究“炎帝本草”功能食品的商业组、拍摄炎帝文化纪录片的传播组等,实现文化资源向产业价值的创造性转化。这样做,不仅可以推动对炎帝文化非遗进行深入的学术探析,更可以推动炎帝文化非遗的创新性发展与传承。

其次,在“双师制”教学上,由非遗传承人与专业导师,甚至技术助教协同授课。“虽然非遗研学旅行多由政府、学校或企业牵头举办,但非遗传承人的加入和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非遗传承人对研学旅行的重视和投入程度,直接影响着研学旅行的质量和效果。”^{[11]47} 非遗传承人不仅需要丰富教学路径,更需要在担任研学导师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水平;专业导师则可以通过情感价值引导、知识深化讲解、学习方法指导等方式,培养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学习能力;技术助教通常在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方面发挥辅助作用。教学实施路径可参照表2。

表2 非遗教师教学实施路径

导师类型	核心职责	协作场景示例
非遗传承人	技艺演示、文化语境还原	湘绣大师现场展示“炎帝尝百草”双面异绣技法
专业导师	知识体系构建、跨学科拓展	历史学者解析农耕工具演变与生产力革命关系
技术助教	数字化工具支持、创新方法引导	AR工程师指导学生开发祭祀乐舞动作捕捉系统

针对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的特点,通过构建年龄适配与“双师制”教学相结合的创新教学模式,可以推动学生的文化认知从表层体验向深度学习转化。面对传统非遗研学“一刀切”“流水线式”的教学困境,新的教育体制机制能够推动文化传承方式从单向灌输转向“对话式”学习。

(三) 数字技术赋能的体系化运营转型

在体系建设上,应以机制创新为骨架、技术赋能为血脉,构建体系建设保障体系,推动非遗研学从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运营转型。

机制层面,应搭建“政府-学校-传承人-文旅企业”四方协作平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有利于炎帝文化非遗研学发展的政策法规,如给予研学企业税收优惠、为学校提供研学专项经费等。学校积极参与,将炎帝文化非遗研学纳入教学计划,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设计课程内容。传承人作为非遗研学过程的教授者,为学生进行深度文化知识解读、技艺实操指导,激发学生的传承兴趣。文旅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负责开发研学产品、组织研学活动,提供专业的服务与保障;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提供本地的文化资源支持,联动社区进行活动策划,如安排民间艺人参与教学、开放文化广场用于民俗活动展示等。成立四方协作的炎帝文化非遗研学发展联盟,能够形成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技术层面,可以开发搭建炎帝文化非遗研学的智慧平台,通过整合线上课程资源,保障研学内容从线上到线下、活动前到活动后的完善。整合线上课程资源,建立模块化数字课程库,其内容可以包括炎帝文化讲座视频、非遗技艺教学动画、虚拟博物馆导览等;学生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智慧平台上自主选择所需学习内容,实现个性化学习;后台则可以基于用户学习行为数据实现智能推荐。开发研学管理协同平台后,学生和教师可以在平台上完成研学报名、行程查询、活动评价等操作,完善整体研学数据,为后续改进研学内容提供支撑。在研学活动管理中,平台还可以利用定位技术,实时掌握研学团体的位置信息,确保研学团体的活动安全、有序进行。除了智慧平台的搭建,研学还可以引入VR技术,打造炎帝时代的虚拟场景,如原始农耕部落、神农尝百草的山林等主题场景。学生则可以通过佩戴VR设备,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炎帝文化的历史氛围,在与角色和物品交互的虚拟环境中,深入了解炎帝时期的生活方式。“可感知、可交互、可验证”的文化认知新范式,能够为非遗研学从知识传递到行为养成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可通过技术设备,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参与农耕劳作,体验五谷种

植过程, 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沉浸感。可搭建炎帝文化研学廊道。比如, 在株洲炎帝文化馆设置“时空隧道”, 强化空间叙事, 搭建传说厅(全息神话剧场)→文物厅(考古实验室互动)→技艺坊(非遗工坊)→民俗场(节庆实景)的序列场景。在炎帝陵、博物馆等实地研学场所, 可运用AR导览技术, 让学生通过手机扫描标识物, 获取相关文物的详细介绍或3D模型展示等信息; 甚至可以利用AR技术, 将虚拟的文化元素与现实场景相结合。比如, 在炎帝陵祭祀广场上, 通过AR呈现祭祀礼仪的全过程, 在古今对话中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炎帝祭祀文化, 丰富研学体验。

机制与技术的创新将共同发挥作用。通过机制创新破解结构性矛盾, 依托技术赋能实现操作性突破, 将推动湖南炎帝文化非遗研学创新发展, 为炎帝文化非遗研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不仅能大力提升研学活动的质量与效果, 更能在传承与弘扬炎帝文化、培养学生文化素养、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双管齐下的模式, 不仅能为盘活非遗文化提供湖湘方案, 也能为打造湖湘炎帝文化品牌、推动炎帝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2021年, 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提出“将非遗传承纳入实践教育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 非遗研学也应与时俱进, 超越简单的“文化+旅游”模式, 进行以机制为保障、教育为纽带、技术为杠杆的系统性变革。“非遗研学旅行作为一种依托非遗文化资源而进行的体验式教育和旅游活动, 是非

遗保护路径的创新性探索, 也是多产业融合的成果。”^[11]当炎帝神农的耒耜, 化作数字时代的文化基因解码器, 当千年梯田成为生态文明的露天课堂, 非遗研学也将升华为一场文明延续与创新发展的深刻实践。

参考文献:

- [1] 王昊昊. 湖南传统工艺蓝皮书发布传统工艺大多后继乏人 [EB/OL]. [2025-01-10]. <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20/1218/c1013-31971275.html>.
- [2] 滕丽霞, 陶友华. 研学旅行初探 [J]. 价值工程, 2015(35): 251.
- [3] 刘雨田. 美国乡村学校在地化教育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1: 9.
- [4] 王艳晖, 李荣娟, 漆为欢. 泛漓江流域瑶族纺织非遗研学发展探索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5, 40(1): 111.
- [5] 曹敬庄,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炎帝陵志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9: 73-74, 360.
- [6] 张广核. 炎帝陵地理环境与风水初探 [J]. 文史博览(理论), 2010(7): 21.
- [7] 襄阳市教育局. 古驿二中: 研学炎帝故里, 传承中华文明 [EB/OL]. [2025-01-10]. http://jyj.xiangyang.gov.cn/zxzx/djbd/201905/t20190505_1635557.shtml.
- [8] 常德市教育局关于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247号提案的回复 [EB/OL]. [2025-04-10]. <https://jyj.changde.gov.cn/zwgk/public/6617348/2229270761.html>.
- [9] 王伟, 吴思遥. 游学湖湘: 非遗研学旅游的湖南模式 [J]. 创意设计源, 2020(4): 8.
- [10] 娄茹. 瑞安市非遗主题研学旅行发展对策研究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2: 71.
- [11] 魏晓虹, 钱思宇. 活化与传承: 非遗研学旅行模式与意义解读 [J]. 晋中学院学报, 2023, 40(2).

责任编辑: 黄声波